

dongfangfenglai

東方風來

曾其祥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東方風來

曾其祥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风来/曾其祥著. —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8.11

ISBN 978-7-228-11988-2

I.东… II.曾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8436 号
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电 话	(0991)2825887
印 刷	乌鲁木齐昊坤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12.75
字 数	30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3 000 册
定 价	38.00 元



十年磨一剑

——长篇小说《东方风来》序

董立勃

曾其祥冷静地,以十年磨一剑的执著和耐心,以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,一直在严肃体裁上默默无闻地努力笔耕着,突然,我之所以说突然,是说曾其祥在二十年前,曾是兵团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之一,然后,他销声匿迹多年,以为他在文学队伍中永远消失了,原来,他去当了近十年企业老总,之后,按他说,感谢命运给了他一些闲时,这对曾经的风云人物来说,可能是一种清静,而对曾其祥来说,从热闹场到冷寂场,却有了一些创作时间。他还不太会用电脑写作,但手写出摆在我面前这部 30 多万字、列入自治区精品图书的长篇小说《东方风来》,年内,他将出一册散文集《额尔齐斯河记忆》,另一部小说《额尔齐斯石》已出版,还有一本小说集已完稿……

曾其祥以一发不可收的态势,突然又冒了出来,在有人认为是浮躁喧嚣的今天,一个曾在热闹场中的人,近年能安静下来并辛勤写作,至少,对文坛来说,多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,算是一件称道的事。

今年,恰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,作为新疆本土作家,这部反映国企改革的作品,可以说是应时而生。

我是第一次看曾其祥的小说。有朋友对我说,曾其祥写小

说,有思想,有深度,开掘很深,总是观察着人间矛盾,直视人类社会问题,洞察人的心灵世界,赞美人性真诚善良,弘扬奉献牺牲精神,剖析人性弱点,鞭挞假丑恶,尤其善于揭示人生态势方面的“二难”尴尬之境。他言人言物,总是洞察尖锐地让人汗颜,让“问题人”难能面对。他还爱写杂文,下笔尖锐辛辣,由此,他的视界行文风格就略见一斑了。这可能也是作家本人性格的显示。我听说,曾其祥一度是当地企业界明星,风风火火,成功地挽救过濒临倒闭的企业,兼并了两个企业,曾为两厂厂长、矿长、书记、集团公司总经理,获得过国家级“优秀厂矿长”称号,也是自治区“开发建设新疆”奖章和“最佳经营管理者”获得者,众皆看好,谓之前途无量,但是,熟悉他的人说,经历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、企业领导、记者编辑、公务员的他,为人处事多少有些性格化,都说他耿直率真,太书生气了,别看他平时和蔼可亲,彬彬有礼,骨子里却旗帜鲜明,黑白分明,在人际关系上泾渭分明,宁折不弯。不得而知,他是因此而转回文学的。这一切,和他创作《东方风来》关系密切。

小说以西部国企改革为背景,曾其祥对改革开放政策饱含深情,按他说,是这样一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二次革命,给了他这样一代人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他怀念这种公平。他一个一般农工教师的子女,因为改革打破了原有人事格局,使得他在三十而立时,从“排连”级干部一跃成为县处级厂长书记,这才有了他八年艰辛创闯、一生受益无穷的厂长经理的经历,也许,才有了这部《东方风来》。

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大美心情。“他们对个人在那段如火如荼的改革所为不言后悔,他们甘愿成为时代大道中早就默无声息的铺路石”。这应是曾其祥写作的原冲动之一。

曾其祥在创作上认真思考和审视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。此期不短,也绝非容易。之后,他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,跳出了



自我,也就是哲学所说,站在了“非 A 即 A”的角度,把握了事物的规律性,就把握了人生社会总局,也就把握了创作的主动权,这样,曾其祥就找到了开启大作品的钥匙,站在了把握历史脉络,反映时代特征,再现历史原貌的高度,从共性中找到个性,从个性中发现了共性,把微观个体个人的经历与大时代联系起来,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旺发展连接起来,把具体企业的改革与社会大改革连接起来,所以,写出了能够引起共鸣有深度的作品。

曾其祥的小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,创作语言诙谐幽默,这是他作品一大风格和特点,他写小说,始终有一种幽默在其中,写在小处,是对人物个体的幽默,描在大处,是对人间喜怒哀乐之大幽默。也许这位曾经坎坷的企业家经历不少,风雨人生,阅人无数,按他说,总以一种旁观者清的角度,冷静地看人看事,这正是热闹场中下来人的冷静、挑剔及讽刺与幽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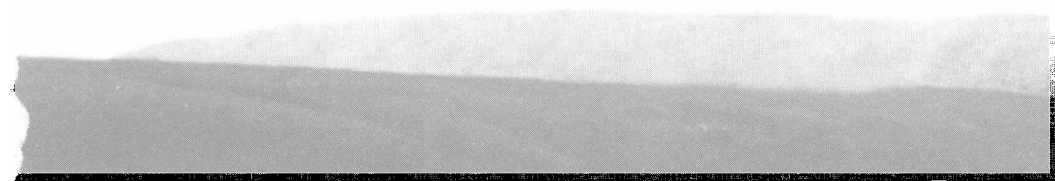
曾其祥在文学创作上,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,但是,他毕竟在创作的关键期“开小差”长达十多年。曾其祥在观察生活、认知世界的思想深度和社会阅历等方面,有着很多中青年作家不可比拟的优势,为此,以他生活阅历的厚重积累,现在应该是厚积薄发的时候,但是,现在曾其祥“重操旧业”,在具体创作诸如叙事方法等方面,有待于进一步潜心研究磨炼。他怀揣一块很好的璞玉,希望他能开拓创新,雕琢出更为精美的作品,对此,我们有理由报以希望。

2008 年 4 月 11 日



第一章

国企无麻药手术



1

花好月圆没洞房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地处西部边远的某农牧局所在的小城镇,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

按说,春节过去很多天了,冬天积聚的厚雪融化得所剩无几,到处有了万物复苏拱冰开河的春天迹象,这时,却突然来了一场素不谋面的倒春寒,风横雪飞,声色俱厉,半融的河水,一夜之间紧急关闭了,刚萌动着的草芽和杨柳树上的青蕾信儿,顿时没了声息。

这种气候下的小城镇,夜晚是宁静的。

环境安静的时候,有了个人大量的自由时间,想事情的人,心里就平静不了。

毛纺织总厂厂长钟英的心里就有点儿烦。

钟英刚从总局党校中青班学习回来,说白了,这个班是提级升职前的例行班,学员们都明白,回去就差不多了。没想到,呼声很高的钟英正在党校学习时,他所在的农牧局班子呼啦啦来了个大换班,都说钟英就此会提拔为农牧局管工业的副局长的,然而,没有。又听说,配班子时,外进的新任局长和书记,坚持提高外派干部比例,作为当地后备干部的钟英就这样被暂时搁下了,来了个叫黄权宗的管工业的副局长。

这倒也罢了,问题在于,黄权宗一来,就对钟英和毛纺织总厂莫名其妙地怪鼻子怪脸儿。

这完全没有理由,我和你素不相识,从无恩怨,况且,我人

还在党校学习嘛，你黄副局长为何视毛纺织总厂左右不顺眼呢？

毛纺织总厂是当地改革的排头兵，企业管理的先进典型，钟英是锐意改革的先锋人物。副厂长南阳几次悄悄来电话说，这阵子你不在，我们可吃了几次下水喽。副厂长常之章说，新来的黄权宗对我们厂不感冒，对你首创的改革之举，别人是一片片称赞声，他却每每嘴角露出讥笑，你学习回来得小心点儿。

考虑种种，在得知黄权宗到任后一次去总局办事，钟英专门找到他，还请他吃了饭。

一见面，钟英发现眼熟。原来好几年前，他们曾一同参加总局的外出考察团，还有现在到任的尤副书记。那时，他们是同级，都各自有领导带队。一次交流发言，为一个企业改革的话题，钟英联系实际在做精彩发言，黄权宗对抢了头彩的钟英不满，想发点难，也想在自己领导面前争个脸，结果话赶话，两个倔货，一个不让一个，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最后，黄权宗因班门弄斧不懂装懂，弄得满场哄堂大笑，出了洋相。事后，黄权宗几天不理钟英。钟英想，出门在外，回去各归各主，这点小事，大可不必这样，就主动和他说话。可黄权宗不是个软性格，不是挨了打后让你捋毛的主儿。

现在的区别是，这些事，钟英早已忘记了。说实话，钟英把黄权宗也淡忘了，倒是因为当时和尤副书记谈得来，成了经常联系的好友。再说，那时的他们，各自一方，相隔千里，双方都不应该小心眼儿。钟英一见黄权宗，还说，哟，原来我们算同学呀。

黄权宗表面无所谓，在心里又找到了那个大疙瘩。

没人知道，考察团的那件事已狠狠地刺激了他，为此，他还专门写过日记，把那天定为“我耻日”，他对钟英记得深呢。

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色。钟英在党校学习完回到厂里，



第一时间就去拜见黄权宗，唯恐别人说他这个锐意改革的当地名人，对新领导有什么不敬不妥，尤其怕人说自己不能正确对待没有被提拔的问题，不能正确对待“取你而代之”的黄权宗。还有，毕竟算是同学嘛，多了这层关系，有利于工作嘛，钟英想。

结果，黄权宗对钟英不是真热情。对此，钟英认为，此中怪异，真要认真对待了，就找私下好友殷副局长，想听听他的看法。

作为钟英老哥的殷副局长私下意味深长地说，我和他接触一段时间了……你要有思想准备，一切从头开始，多听黄副局长的……殷副局长表情复杂，有难言之隐。

尤副书记和钟英聊到“老同学”这事时，显然把当年钟黄那段不愉快也忘了。谁还会记着那事？钟英说，我们是同学，他会多一份了解和支持吧？尤副书记忧心忡忡地说，但愿如此吧。

副厂长常之章说，我们分析过了，从黄权宗来后的几次表现看，对你在局大受称赞的改革之举默不作声，做出不跟风的表情；凡对你有称赞时，他的表情更是悻悻，嘴巴和鼻子就有些下捺，发生错位，我感觉，你们两个可能是天生的油水关系。

常之章还作老练深沉状说，我初步了解到，他也是那面的精英，也出过很轰动的经验，人家本想到了偏远的小地方，霹雳一声震天响哪，来了领导我黄权宗呀……巨星降此也，不料你更闪耀，而且，你曾是这个职务的第一人选，又太光芒四射了，你想嘛……

副厂长南阳得到一个重要信息。有一次，这个新来的黄权宗副局长对新来的钱局长说，毛纺织总厂的经验有些不切实际，在这穷乡僻壤，过早引进市场经济机制，是赶时髦，搞花架子。

钟英想，你黄权宗和我无冤无仇，一来就和我过不去，当我

是心腹之患，这不成了吕后恨戚夫人，不是戚夫人想惹火烧身，是戚夫人比她年轻美丽，才艺在她之上嘛。

嗨，人呀，最大的幸运是有个好上级，相反，最大的不幸，就是摊上个不好相处的上司，这一点，钟英体会深了。自己当了六七年厂长，第一个管工业的是学农的，第二个是干林业的，这下好了，来了个高级畜牧师，国企呵。

生活中，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，这决定着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质量，甚至于命运。明白人叹息人生苦短，憧憬和谐。但钟英见人写过一篇文章说，还有一种“更明白的人”，他们要过得比人好，就得别人过不好，这是动物骨子里留下来的。生活往往是，各自行走在道上，你能保证不撞车，但不能保证车不撞你。

钟英修改完年度计划后，想早点睡。回来后事太多，人太累，他正在脱袜子洗脚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“厂长，他妈妈，总局李书记来了，说是要看看调整后班子的磨合情况，这种时候下来，一般是要为新班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。”

副厂长南阳油腔滑调，故意“不打自招”说：“嘻嘻，消息嘛，来路不正但可靠嘛，小道消息也是真嘛，噢，小花猫的事怎么办？她可是说过的，想见你……他妈妈，嘻嘻。”

“大事，我说，这是大事，李书记会不会来厂？”

“我看会的。那面酒还在进行，消息很快还会传来，相当于我们在现场报道。李书记对我厂改革方案兴趣很大，上次就说要推广嘛，再说，嘿嘿，这次调班子，都说你要上的，没了，会不会有所安慰？他妈妈，外面派来的这几个官儿们，尽些些愣的横的。”

“别胡扯！能不能改改你那个‘他妈妈’？原来领导知道你是张臭嘴，就算了，新领导来了，你可小心点儿。李书记这次带

来多少钱？”

钟英说南阳多次了，让他改了吊在嘴上的“国骂”。南阳当真改了，只是好不容易才把“他妈的”改成“他妈妈”。“他妈妈”不算骂人吧？他说，我帮人家惦记着老娘有啥错？

“带钱的事，我打听。”南阳刚放下电话，铃声又响了。

“小钟吗？李书记来了，什么？黄副局长没有通知你？噢？……李书记说了，春节前没来成，算是补点‘压岁钱’，三千万，对，就看你们谁能拿上了。明天李书记要去你那儿现场办公，黄副局长忙忘了？你打算怎么汇报？”

尤副书记打来电话，意思让他好好表现。知道这次局里调班子没有他，当地人有些为他抱不平。但是，这没办法，人事上的事，谁能说清楚？当然，谁都知道，李书记来了，对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是机会，很重要。

……黄副局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不会真冲上自己吧？黄权宗这个人吧，稍微一接触，就能看出不好打交道，不，也许自己太敏感了，不会的，人家不会那么小家子气。

“铃……厂长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好事来啦！”常之章副厂长报喜。

“厂长，可靠消息，李书记明天要来厂。”南阳又火烧屁股地挤进电话。

“干脆，你们几个都来一下。”

钟英放下电话没一会儿，副厂长南阳、常之章和马总工程师及办公室主任小牛，一个个情绪高涨地来到了钟英家。

都说这几个是钟英“打天下”的“死党”、“金刚”、铁哥们儿，是在毛纺织总厂最艰难时，随钟英闯难关并由此“起家”的人。局里原肖副局长曾恶称他们为“针插不入、水泼不进的铁板一块”，还恨恨地说过一句“名言”：只有在一起干坏事的人，才会如此抱成一团。

“李书记下来的事由有三：一是看新班子工作情况。这个局人事安排一直较困难，李书记下了大决心，同意按对半外派，等于来了个大换班。二是分片包干问题。这个局的两个文明建设是他包干，这块又硬又干的骨头，只能留给他这个班长自己啃。”南阳说。

“还有，李书记想下来换换脑子。总局那个地方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，有些讨人嫌的机关暮气，远香近臭嘛，来我们这个远香的地方，呼吸一下基层的新鲜空气，作些调研。”常之章说。

“李书记现场办公，选点是很重要的事。作为下属们，一是借此亲近这个决定命运的人，二是向他要钱。一般选最好的或最不好的，反正是最有典型的企业和事由，与之周旋。”南阳说。

钟英说南阳要改改出语偏激的毛病，南阳不服说，我是一语中的。

“李书记的到来，从哪个方面说，都关系重大，我们应该考虑做点什么。”马工说。

马工说话从来都斟字酌句，他一直想形成金口玉言言词深奥的印象，处处表现出深谋远虑的样子。常之章说他总把问题提到天上，而从来不管上天的梯子。马工坚决不与出口成脏、带国骂的南阳和把舞文弄墨与胡编乱造相结合的常之章同流合污。常之章攻击南阳是游击气息，南阳讽刺常之章是班门弄斧，是猪鼻子插葱充象，是猴子穿衣装人样，说他不会雕像，非要捏出个泥娃娃，一天出口成诗。论诗，他们说，人家钟英才是当地有名的诗人嘛。

“据可靠情报，吃饭时，钱局长提议李书记去毛纺织总厂看看，李书记欣然点头，还说，那个年轻人，姓钟，很能干的，这次没让他上，想再看看，年龄还小嘛。他妈妈，他真就这么对钱局长说的。”南阳说得眉飞色舞。



“哪来的可靠情报？是马子还是内线？说，说，哈哈……”小牛逗笑道。

“去去，说正事呢。钱局长汇报到厂里的改革和先进管理办法，李书记说知道，挺好。”南阳拍了一把小牛的屁股，装着严肃的样子说：“老实点儿，闲了，他妈妈让你一个马子玩玩。”

“我说，长江无风不起浪哟，上次随李书记来的那个部长说了，李书记之所以如此看重我们这个边陲厂的经验，是他发现我们的管理办法达到了内地发展省区的改革水平，说，没想到这么边远的小厂，这么年轻的厂长，竟有如此头脑和创造性……”常之章像是自我总结，说时不无得意。

“李书记说了，这次不妨再看看，确实好的话，总结一下，上报总局，在全局推广，说要善于总结发现身边的经验，尤其是来自基层一线的经验嘛，他妈妈，他说的。”南阳说。

这些事情让他们群情激昂，个个有些心花怒放。

“花好月圆没洞房，既然这么好，这次哪个不让厂长上？这是又让马儿跑，又不让马儿吃好草。”常之章唉声叹气。

马工嘟囔着：“这里面出了什么技术问题？”

常和马的话，像是在一罐子火炭上泼了一盆冰水，几个人热情骤然下降，好一阵没人说话。钟英这次没进局班子，成了他们的心病。

“要不要告诉一下晋书记？”常之章突然想到厂党委代书记晋明白。

“还是老常稳，考虑问题就是全面。”南阳反感地讽刺常之章。

“当然，我不像你们小伙子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这叫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太阳不热还有光嘛。”

“我已经和他通过话了。”钟英说。

钟英说过多次了，这些家伙把书记晋明白不当回事，这很

不好,为此,晋书记在外放过言,说他们抱成一团,他是刺猬啃西瓜——无从下口。

“今晚,大家只好晚点儿睡了,老常准备好‘厂内市场’的所有资料,南阳把‘买断经营’的第二部分充实一些,马工在扩建报告中,不可预见费用按议定上浮,小牛落实好明天的会场,搞得好些!”钟英布置。

“对,明天露他一手,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庐山真面目,噢?厂长,明天这么大的动静,黄权宗哪个不告诉你?不对吧?大家都在晒太阳,他蹲在墙角角子干啥子?”常之章疑惑片刻,若有所思地把目光投向了钟英。

钟英不语。

2

派斗如火如荼

李书记带着随同一行,由钱局长和黄权宗副局长陪同,到了毛纺织总厂现场办公。

李书记要到企业看看,钱局长给黄权宗作了布置,黄权宗不知为什么,并没有通知钟英,第二天一早钱问黄时,黄权宗敷衍说,昨天定的时候太晚了,怕小钟激动,睡不着觉,影响汇报,这样好,有什么说什么,作为一个厂长,应该胸中有数的。

钱局长不满地像看黑猩猩一样看了他一眼。

厂部会议室里,钟英在作汇报。

钟厂长是位年轻的“老厂长”,几年下来,这阵势也见多了,加之对企业了如指掌,胸中有数,便侃侃而谈。



李书记面有满意之色。大首长听汇报，一是听实质性内容，同时，也相当关注汇报人的语言方式等外在内容，甚至往往从小处看大处。

钟厂长所在毛纺织总厂和所兼并的企业，都是该地最困难的老企业，过去人多，贡献大，影响面也大，现在却成了大包袱，一直为两层局领导向上“诉苦”的主要对象，也是向上要钱的王牌，所以，钟厂长数次接待过上面来的人，对怎么汇报胸有成竹。这次是同系大领导来了，汇报毛纺织总厂，不用重复讲困难，多讲“怎么办”是重点，不能漫天诉苦洒泪，讲得再多，也只能引起些同情和无奈。

所以，在讲“怎么办”时，钱局长特别提示钟厂长，多讲“厂内市场”，企业的外部环境是客观的，多说说你们是如何练内功的。

为此，钟英重点讲了自己几年来倾注精力首创的改革之举。他指出了国企的弊端，讲如何把产品在厂内变成商品，形成价值，让价值在厂里流动，一改产品传统的流动方式。

李书记听得津津有味。

因为，那个年代，刚开始涉及“市场经济”这个名词，还都很谨慎，多数人还不懂何谓市场经济，那时要说把市场机制注入经营机制，就是一切从“利”字出发，人们就会认为你姓“资”变“色”了。

“……几百公斤二等纱，精纺车间主任要按一等卖给毛条车间主任老岳父，过去好说，现在，老岳父检验后，非按二等记账，于是，翁婿闹了起来，弄得女儿做了好几天维和工作……”

听之，大家都乐了起来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李书记的开怀大笑，那笑可不一般，那笑可不是随随便便的，黄权宗懂。

钟英适时地瞥了黄权宗一眼，此人笑得很勉强。

接着，李书记一行参观了各车间。他看到井然有序的现场